



人鱼与她
梦幻童话

29 见到警察

别的都是皮外伤。手上的伤至少要缝十二三针，康复后不会影响手的功能，顶多留条疤痕。”

和吴居蓝、江易盛的判断差不多，我说：“麻烦医生了。”

医生解开吴居蓝绑在我胳膊上的布条，问：“谁帮你做的急救？很不错！”“哦……我表哥。”

肯定是听到了我的回答，江易盛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“吴表哥懂得不少急救知识啊，以前学过？”

吴居蓝说：“学过一点儿。”

江易盛说：“必须给你点个赞！一般人就算听过几次课，真碰到事情时就会把那些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看你刚才虽然行动迅速，但不慌乱，显然已经判断出小螺不会有事。”

吴居蓝沉默着，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

江易盛只是闲聊，没再多问，反倒是我，对吴居蓝不但懂急救还懂一点儿医术感到惊讶。的确，如江易盛所说，吴居蓝虽然一直行动迅速，但不慌乱，显然早已判断出我没有大事，这是专业人士才能做到的。

等医生处理完伤口，我穿着一套护士服、一双护士鞋，一瘸一拐地走出急诊室。

江易盛扑哧一笑说：“哇！制服诱惑！”

我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，我身高

1.73米，借来的护士服有点儿短，两条长腿露在外面，本来想换掉，医生却说：“正好，不会蹭到腿上的伤。”

我飞快地瞟了吴居蓝一眼，对江易盛说：“我的连衣裙完全没法穿了，护士看你的面子上去借的衣服。还诱惑，我这个鬼样子诱惑个毛线！”

江易盛看我真有点儿恼了，不敢再打趣，笑着拍拍准备好的轮椅：“走吧！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你不上班了？”

江易盛学着我的口气说：“你都这个鬼样子了，我还上个毛线！”

我哭笑不得，瞪了江易盛一眼，坐到轮椅上。

江易盛开着车把我和吴居蓝送到妈祖街外的菜市场。上面的路车开不上去，必须步行。我腿上的伤不算太重，走几步没问题，可真要我走回家，也不太现实。

江易盛下了车，帮我打开车门，却迟迟没有说话，发愁怎么把我送回家，估计只能背上去了。

我也发现了眼前的难题，望着蜿蜒而上的妈祖街，皱着眉头思索。

吴居蓝一声不吭地走到车门边，弯下身，一手揽着我的背，一手放在我的腿弯处，轻松把我抱出来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走吧！”

江易盛瞪大了眼睛。

我涨红了脸，低声说：“放我下来！”

吴居蓝问：“怎么了？我哪里抱得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小声说，“这样……不太合适，很多人看着。”

吴居蓝淡定地说：“我就是这样把你抱下来的，当时也有很多人看着。”

对这种摆明了不懂什么叫“事急从权”的人，我感到十分无奈，只能闭嘴。

他第一次抱我时，我看不到，全身上下都痛，压根儿没有多想，可这会儿我神志清醒，意识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如此近距离的身体接触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跳得我都觉得吴居蓝完全能听到。

还没到家，我就看见两个民警站在门口，还有几个热心邻居。

我立即挣扎着说：“放我下来。”

吴居蓝却没有搭理我，一直把我抱进院子里才放下。

在警察和邻居的灼灼目光中，我连头都不敢抬，幸亏有江易盛在，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吴居蓝的“表哥”身份，又强调了我腿上的伤。

我腿上的伤看着很吓人，邻居们纷纷理解地点头，我才算平静下来。

我对民警客气地说：“我上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就下来。”

换上一件宽松的裙子后，我才觉得全身上下都自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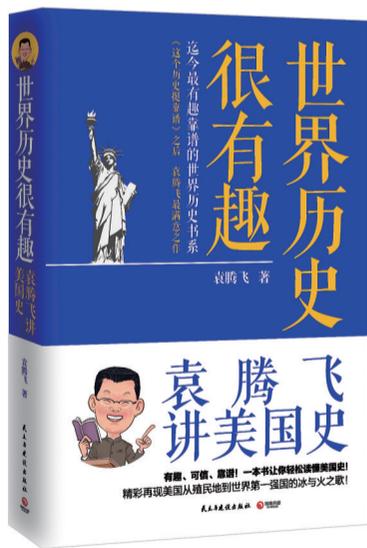
（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医生和护士都哄笑起来，我也扯了扯嘴角，笑着骂道：“滚！”

江易盛拉着吴居蓝“滚”到了急诊室门口，没有关门，只是把帘子拉上了，这样虽然看不到里面，却能听到里面人说话。

医生帮我检查身体时，护士帮我冲洗眼睛，因为有江易盛的关系在，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，都非常尽职尽责。

等我重新看清东西时，医生的检查也结束了，他说：“手上的伤比较严重，



嬉笑怒骂
讲述美国

22 大妈拖住英国兵

湾。美军在这儿有坚固的工事，如果防卫得好，足以长时间抵御敌军。

没想到英国的运输船刚一露面，美国守军就逃走了。守军一逃，普特南就被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。

普特南的军队只有约3000人，但妇女、儿童、随行人员以及辎重不少，加上天气酷热、道路狭窄，撤退变得无比艰险。

普特南听到吉普斯湾守军逃跑和敌军登陆的消息后，马上调兵遣将，想在通道被敌军切断前通过危险地带。

看上去美军在劫难逃，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史上最意思的小插曲发生了。英国的亨利·克林顿将军指挥部队在吉普斯湾登陆后，迅速赶去切断普特南的退路，沿着一座山脉的东侧前进。这条路上住着一位非常让人尊敬的老太太，人称默雷夫人。

普特南在不久前捎话给她，告诉了她自己的处境，请求她在可能的情况下想办法拖住克林顿将军，如果能把英军的进程拖延一个小时，她将功德无量。

默雷夫人很快做出了响应。

很多英国军官都认识默雷夫人，所以当默雷夫人带着满脸微笑出现在英国军官面前，并邀请他们进来喝杯酒叙叙旧时，他们愉快地答应了。毕竟当时天气非常热，英军也劳累不堪，非常愿意停下来休息。

默雷夫人竭尽全力款待他们，酒是

上等的酒，菜是刚出锅的菜。这种家庭氛围，让常年穿梭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的英国军官觉得非常轻松愉快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而英国军官本来只打算在这儿休息几分钟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默雷夫人事先安排的负责在屋顶瞭望的黑奴走进房间，对她做了个手势，然后马上退了出去。

默雷夫人起身，面带微笑对克林顿将军说：您跟我来一下好吗？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想让您看看。

克林顿将军优雅地鞠了一躬说：乐意奉陪。

默雷夫人领着他来到屋顶的瞭望台，指着山的北侧让他看。

在那儿，美军的旗帜正在撤退的队伍上空迎风飘扬，美军正以紧凑的队形有条不紊地撤退。

默雷夫人问：您觉得这边的景致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美妙。

克林顿将军一看，也顾不得什么绅士风度了，急忙冲下楼梯，边跑边招呼他的军官们，然后翻身上马，奔赴目的地。匆忙之中，他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来。

如果不是默雷夫人成功拖住英军一个小时，普特南和他的军队很可能全军覆没。

默雷夫人的名字和其他许多女英雄的名字一样永载史册。

在长岛战役中，美军的损失很大，但这不是美军倒霉的终点。

在1776年的华盛顿堡垒战役中，英军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华盛顿堡垒中的美国守军全部被迫投降，美军遭受了自独立战争爆发以来最沉重的打击。华盛顿堡垒失守后，美军的士气跌到谷底。

英国人和黑森雇佣军把美军从纽约赶到新泽西，华盛顿的部队这时只剩下2400人，分别由葛林、苏利文和诺克斯指挥。

当年在长岛跟着华盛顿一起奋战的士兵大部分已经离开了，他们觉得独立事业无望。

华盛顿写信告诉家人：我想，这场游戏快结束了。

华盛顿到达新泽西小镇特伦顿时，发现这儿已经被3个黑森军团大约1400人占领了，美军必须强占特伦顿。

在美军抵达特拉华河边时，气温骤降，乌云密布，很快下起雨来，一开始下的是冻雨，后来飘起了雪花。

碰上这种恶劣的天气实在倒霉，美军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，但他们依然艰难前进。很多美军士兵没有长筒鞋穿，只能在脚上裹块儿布。有些人的脚开始流血，最后结了痂。

在行军途中，华盛顿不断鼓舞士气。

苏利文派信使告诉华盛顿，火药被弄湿了。华盛顿回复：那就用刺刀解决特伦顿！

（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：袁腾飞讲美国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）

在长岛战役结束后，华盛顿把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军用物资撤出纽约，由普特南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。

普特南此时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因为英军可以从东河登陆，横穿岛的狭窄地带，截断美军的退路。

美军唯一的希望就是岸上的炮台，可惜这些炮台并没有起到作用。

英军把登陆地点选在吉普斯海